

儒
林
外
史

儒林外史第十四回

蘧公孫書坊送良友 馬秀才山洞遇神仙

話說馬二先生在酒店裏同差人商議要替蘧公孫贖枕箱差人道這奴才手裏拏着一張首呈就像拾到了有利的票子銀子少了他怎肯就把這欽贖放出來極少也要三二百銀子還要我去拏話嚇他這事弄破了一來與你無益二來欽案官司過司由院一路衙門你都要跟着走你自己算計可有這些閒錢陪著打這樣

的惡官司是這樣嚇他他又見了幾個衝心的錢這事纔得了我是一片本心特地來報信我也只願得無事落得河水不洗船但做事也要打蛇打七寸纔妙你先生請上裁馬二先生搖頭道二三百兩是不能不要說他現今不在家是我替他設法就是他在家里雖然他家太爺做了幾任官而今也家道中落那裏一時掣的許多銀子出來差人道既然沒有銀子他本人又不見面我們不要耽誤他的事把呈子丟還

他隨他去鬧罷了馬二先生道不是這樣說你同他是個淡交我同他是深交眼睜睜看他有事不能替他掩下來這就不成個朋友了但是要做的來差人道可又來你要做的來我也要做的來馬二先生道頭翁我和你從長商議實不相瞞在此選書東家包我幾個月有幾兩銀子束修我還要留着些用他這一件事勞你去和宦成說我這里將就墊二三十兩銀子把與他他也只當是拾到的解了這個冤家罷差人

惱了道這個正合着古語瞞天討價就地還錢
我說二三百銀子你就說二三十兩戴着斗笠
親嘴差着一帽子怪不得人說你們詩云子曰
的人難講話這樣看來你好像老鼠尾把上害
癩子出濃也不多倒是我多事不該來惹這婆
子口舌說罷站起身來謝了擾辭別就往外走
馬二先生拉住道請坐再說急怎的我方纔道
些話你道我不出本心麼他其實不在家我又
不是先知了風聲把他藏起和你講價錢況且

你們一塊土的人彼此是知道的蘧公孫是甚麼慷慨脚色這宗銀子知道他認不認幾時還我只是由着他弄出事來後日懊悔遲了總之這件事我也是個傍人你也是個傍人我如今認些晦氣你也要極力幫些一個出力一個出錢也算積下一個莫大的陰功若是我兩人先參差著就不是共事的道理了差人道馬老先生而今這銀子我也不問是你出是他出你們原是瓊襪裹脚靴但須要我効勞的來老實一

句打開板壁講亮話這事一些半些幾十兩銀子的話橫豎做不來沒有三百也要二百兩銀子纔有商議我又不要你十兩五兩沒來由把難題目把你做怎的馬二先生見他這話說頂了真心裏著急道頭翁我的束修其實只得一百兩銀子這些時用掉了幾兩還要留兩把作盤費到杭州去擠的乾乾淨淨抖了包只擠的出力十二兩銀子來一厘也不得多你若不信我同你到下處去拏與你看此外行李箱子內

聽憑你搜若搜出一錢銀子來你把我當人就是這個意思你替我維持去如斷然不能我也就沒法了他也只好怨他的命差人道先生像你這樣血心爲朋友難道我們當差的心不是肉做的自古山水尚有相逢之日豈可人不留個相與只是這行瘟的奴才頭高不知可說的下去又想一想道我還有個主意又合着古語說秀才人情紙半張現今了頭已是他拐到手了又有這些事料想要不回來不如趁此就

寫一張婚書上寫收了他身價銀一百兩合着
你這九十多不將有二百之數這分明是有名
無實的却塞得住這小廝的嘴這個計較何如
馬二先生道這也罷了只要你做的來這一張
紙何難我就可以做主當下說定了店裏會了
張馬二先生回到下處候着差人假作去會官
成去了半日回到文海樓馬二先生接到樓上
差人道爲這件事不知費了多少唇舌那小奴
才就像我求他的定要一千八百的亂說說他

家值多少就診給他多少落後我急了要帶他
回官說先問了你這奸拐的罪回過老爺把你
納在監裏看你到那里去出首他纔慌了依著
我說我把他枕箱先賺了來現放在樓下店裏
先生快寫起婚書來把銀子兌清我再打一個
稟帖銷了案打發這奴才走清秋大路免得又
生出枝葉來馬二先生道你這賺法甚好婚書
已經寫下了隨即同銀子交與差人差人打開
看足足九十二兩把箱子擎上樓來交與馬二

先生擎着婚書銀子去了回到家中把婚書藏起另外開了一篇細賬借貸吃用衙門使費共開出七十多兩只剩了十幾兩銀子遞與宦成宦成嫌少被他一頓罵道你奸拐了人家使女犯着官法若不是我替你遮蓋怕老爺不會打折你的狗腿我倒替你白白的騙一個老婆又騙了許多銀子不討你一聲知感反問我找銀子來我如今帶你去回老爺先把你這奸情事打幾十板子丫頭便傳遠家領去叫你吃不了

的苦擡着走官成被他罵得閉口無言忙收了銀子千恩萬謝領著雙紅往他州外府尋生意去了。蘧公孫從墳上回來正要去問差人催着回官只見馬二先生來候請在書房坐下問了些墳上的事務慢慢說到這件事上來。蘧公孫初時還含糊馬二先生道長兄你這事還要瞞我。庀你的枕箱現在我下處樓上。公孫聽見枕箱臉便飛紅了。馬二先生道把差人怎樣來說我怎樣商議。後來怎樣怎樣我把選書的九十

幾兩銀子給了他纔買回這個東西來而今幸得平安無事就是我這一項銀子也是爲朋友上一時激于意氣難道就要你還但不得不告訴你一遍明日叫人到我那里把箱子拏來或是劈開了或是竟燒化了不可再留着惹事公孫聽罷大驚忙取一把椅子放在中間把馬二先生捺了坐下倒身拜了四拜請他坐在書房裏自走進去如此這般把方纔這些話說與乃眷魯小姐又道像這樣的纔是斯文骨肉朋友

有意氣有肝胆相與了這樣正人君子也不枉了像我婁家表叔結交了多少人一個個出垂露醜若聽見這樣話豈不羞死魯小姐也着實感激備飯留馬二先生吃過叫人跟去將箱子取來毀了次日馬二先生來辭別要往杭州公孫道長兄先生纔得相聚爲甚麼便要去馬二先生道我原在杭州選書因這文海樓請我來選這一部書今已選完在此就没事了公孫道選書已完何不搬來我小齋住着早晚請教馬

二先生道你此時還不是養客的時候況且杭州各書店裏等着我選考卷還有些未了的事沒奈何只得要去到是先生得閒來西湖上走走那西湖山光水色頗可以添文思公孫不能相強要留他辦酒席餞行馬二先生道還要到別的朋友家告別說罷去了公孫送了出來到次日公孫封了二兩銀子備了些薰肉小菜親自到文海樓來送行要了兩部新選的墨卷回去馬二先生上船一直來到斷河頭問文瀚樓

的書坊乃是文海樓一家到那里去住住了幾日沒有甚麼文章選腰裏帶了幾個錢要到西湖上走走這西湖乃是天下第一個真山真水的景致且不說那靈隱的幽深天竺的清雅只這出了錢塘門過聖因寺上了蘇堤中間是金沙港轉過去就望見雷峯塔到了淨慈寺有十多里路真乃五步一樓十步一閣一處是金粉樓臺一處是竹籬茅舍一處是桃柳爭妍一處是桑麻遍野那些賣酒的青帘高颺賣茶的紅

炭滿爐。士女遊人絡繹不絕。真不數三十六家花酒店七十二座管絃樓。馬二先生獨自一個帶了幾個錢。步出錢塘門。在茶亭裏吃了幾碗茶。到西湖沿上牌樓。跟前坐下。見那一船一船鄉下婦女來燒香的。都梳着挑髻頭。也有穿藍的。也有穿青綠衣裳的。年紀小的都穿些紅綢單裙子。也有模樣生的好些的。都是一個大團白臉。兩個大高顴骨。也有許多疤痕疥癩的一頓飯時就來了。有五六船。那些女人後面都跟

着自己的漢子捐着一把傘手裏擎着一個衣包上了岸散往各廟裏去了馬二先生看了一遍不在意裏起來又走了里把多路望着湖沿上接連着幾個酒店掛着透肥的羊肉櫃臺上盤子裏盛着滾熱的蹄子海參糟鴨鮮魚鍋裏煮着餛飩蒸籠上蒸着極大的饅頭馬二先生沒有錢買了吃喉嚨裏嚙唾沫只得走進一個麵店十六個錢吃了一碗麵肚裏不飽又走到間壁一個茶室吃了一碗茶買了兩個錢處片

嚼嚼到覺得有些滋味吃完了出來看見西湖沿上柳陰下繫着兩隻船那船上女客在那里換衣裳一個脫去元色外套換了一件水田披風一個脫去天青外套換了一件玉色繡的八團衣服一個中年的脫去寶藍緞衫換了一件天青緞二色金的繡衫那些跟從的女客十幾個人也都換了衣裳這三位女客一位跟前一個丫鬟手持黑紗團香扇替他遮着日頭緩步上岸那頭上珍珠的白光直射多遠裙上環珮

丁丁噹噹的嚮馬二先生低着頭走了過去不曾仰視往前走過了六橋轉個灣便像些村鄉地方又有人家的棺材厝基中間走了一二里多路走也走不清甚是可厭馬二先生欲待回家遇着一走路的問道前面可還有好頑的所在那人道轉過去便是淨慈雷峰怎麼不好頑馬二先生又往前走走到半里路見一座樓臺蓋在水中間隔着一到板橋馬二先生從橋上走過去門口也是個茶室吃了一碗茶裏面的

門鎖着馬二先生要進去看管門的問他要了一個錢開了門放進去裏面是三間大樓樓上供的是仁宗皇帝的御書馬二先生嚇了一跳慌忙整一整頭巾理一理寶藍直裰在靴桶內拏出一把扇子來當了笏板恭恭敬敬朝着樓上揚塵舞蹈拜了五拜拜畢起來定一定神照舊在茶桌子上坐下傍邊有個花園賣茶的人說是布政司房裏的人在此請客不好進去那廚房却在外面那熱湯湯的燕窩海參一碗碗

在跟前捧過去馬二先生又羨慕了一番出來
過了雷峰遠遠望見高高下下許多房子蓋着
琉璃瓦曲曲折折無數的朱紅欄杆馬二先生
走到跟前看見一個極高的山門一個直匾金
字上寫着敕賜淨慈禪寺山門傍邊一個小門
馬二先生走了進去一個大寬展的院落地下
都是水磨的磚纔進二道山門兩邊廊上都是
幾十層極高的塔級那些富貴人家的女客成
羣逐隊裏裏外外來往不絕都穿的是錦繡衣

服風吹起來身上的香一陣陣的撲人鼻子馬
二先生身子又長戴一頂高方巾一幅烏黑的
臉腆着個肚子穿着一雙厚底破靴橫着身子
亂跑只管在人窩子裏撞女人也不看他他也不
看女人前前後後跑了一交又出來坐在那
茶亭內上面一個橫匾金書南屏兩字吃了一
碗茶櫃上擺着許多碟子橘餅芝蔴糖粽子燒
餅處片黑棗煮栗子馬二先生每樣買了幾個
錢的不論好歹吃了一飽馬二先生也倦了直

着脚跑進清波門到了下處關門睡了因爲走多了路在下處睡了一天第三日起來要到城隍山走走城隍山就是吳山就在城中馬二先生走不多遠已到了山脚下望着幾十層階級走了上去橫過來又是幾十層階級馬二先生一氣走上不覺氣喘看見一個大廟門前賣茶吃了一碗進去見是吳相國伍公之廟馬二先生作了個揖逐細的把匾聯看了一遍又走上去了就像沒有路的一般左邊一個門門上釘着

一個匾匾上片石居三個字裏面也想是個花園有些樓閣馬二先生步了進去看見牕櫺關着馬二先生在門外望裏張了一張見幾個人圍着一張棹子擺着一座香爐衆人圍着像是請仙的意思馬二先生想道這是他們請仙判斷功名大事我也進去問一問站了一會望見那人磕頭起來傍邊人道請了一個才女來了馬二先生聽了暗笑又一會一個問道可是李清照又一個問道可是蘇若蘭又一個拍手道

原來是朱淑貞馬二先生道這些甚麼人料想不是管功名的了我不如去罷又轉過兩個灣上了幾層階級只見平坦的一條大街左邊靠着山一路有幾個廟宇右邊一路一間一間的房子都有兩進屋後一進窗子大開着空空闊闊一眼隱隱望得見錢塘江那房子也有賣酒的也有賣耍貨的也有賣餃兒的也有賣麵的也有賣茶的也有測字算命的廟門口都擺的是茶桌子這一條街單是賣茶就有三十多處

十分熱鬧馬二先生正走着見茶鋪了裏一個
油頭粉面的女人招呼他吃茶馬二先生別轉
頭來就走到間壁一個茶室泡了一碗茶看見
有賣的簍衣餅叫打了十二個錢的餅吃了略
覺有些意思走上去一個大廟甚是巍峩便是
城隍廟他便一直走進去瞻仰了一番過了城
隍廟又是一個灣又是一條小街街上酒樓麵
店都有還有幾個簇新的書店店裏帖着報單
上寫處州馬純上先生精選三科程墨持運於

此發賣馬二先生見了歡喜走進書店坐坐取
過一本來看問個價錢又問這書可還行書店
人道墨卷只行得一時那里比得古書馬二先
生起身出來因略歇了一歇脚就又往上走過
這一條街上面無房子了是極高的個山岡一
步步去走到山岡上左邊望着錢塘江明明白
白那日江上無風水平如鏡過江的船船上有
轎子都看得明白再走上些右邊又看得見西
湖雷峰一帶湖心亭都望見那西湖裏打魚船

一個一個如小鴨子浮在水面馬二先生心曠神怡只管走了上去又看見一個大廟門擺著茶桌子賣茶馬二先生兩腳酸了且坐吃茶吃著兩邊一望一邊是江一邊是湖又有那山色一轉圍著又遙見隔江的山高高低低忽隱忽現馬二先生嘆道真乃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吃了兩碗茶肚裏正餓思量要回去路上吃飯恰好一個鄉里人捧著許多盪麵薄餅來賣又有一藍子煮熟的牛肉馬二

先生大喜買了幾十文餅和牛肉就在茶桌子
上儘興一吃吃得飽了自思趕着飽再上去走
上一箭多路只見左邊一條小徑莽榛蔓草兩
邊擁塞馬二先生照着這條路走去見那玲瓏
怪石千奇萬狀鑽進一個石礮見石壁上多少
名人題詠馬二先生也不看他過了一個小石
橋照着那極窄的石磴走上去又是一座大廟
又有一座石橋甚不好走馬二先生攀藤附葛
走過橋去見是個小小的祠宇上有匾額寫着

丁仙之祠馬二先生走進去見中間塑一個仙人左邊一個仙鶴右邊豎着一座二十個字的碑馬二先生見有籤筒思量我困在此處何不求個籤問問吉凶正要上前展拜只聽得背後一人道若要發財何不問我馬二先生回頭一看見祠門口立着一個人身長八尺頭戴方巾身穿繭紬直裰左手自理着腰裏絲絛右手拄着龍頭拐杖一部大自鬚直垂過臍飄飄有神仙之表只因遇着這個人有分教慷慨仗義銀

錢去而復來廣結交遊人物久而愈盛畢竟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馬二先生讚嘆風景只道得中庸數語其胸中僅容得高頭講章一部可知

儒林外史第十五回

葬神仙馬秀才送喪 思父母匡童生盡孝

話說馬二先生在丁仙祠正要跪下求籤後面
一人叫一聲馬二先生馬二先生回頭一看那
人像個神仙慌忙上前施禮道學生不知先生
到此有失迎接但與先生素昧平生何以便知
學生姓馬那人道天下何人不識君先生既遇
着老夫不必求籤了且同到敝寓談談馬二先
生道尊寓在那里那人指道就在此處不遠當

下攜了馬二先生的手走出丁仙祠却是一條平坦大路一塊石頭也沒有未及一刻功夫已到了伍相國廟門口馬二先生心里疑惑愿來有這近路我方纔走錯了又疑惑恐是神仙縮地騰雲之法也不可知來到廟門口那人道這便是敝寓請進去坐那知這伍相國殿後有極大的地方又有花園園裏有五間大樓四面窗子望江望湖那人就住在這樓上邀馬二先生上樓施禮坐下那人四個長隨齊齊整整都穿

着紬緞衣服每人腳下一雙新靴上來小心獻
茶那人吩咐備飯一齊應諾下去了馬二先生
舉眼一看樓中間挂着一張匹紙上寫水盤大
的二十八個大字一首絕句詩道南渡年來此
地遊而今不比舊風流湖光山色渾無賴揮手
清吟過十洲後面一行寫天台洪憨仙題馬二
先生看過綱鑑知道南渡是宋高宗的事屈指
一算已是三百多年而今還在一定是個神仙
無疑因問道這佳作是老先生的那仙人道憨

仙便是賤號偶爾遣興之作頗不足觀先生若
愛看詩句前時在此有同撫臺藩臺及諸位當
事在湖上唱和的一卷詩取來請教便拏出一
個手卷來馬二先生放開一看都是各當事的
親筆一遞一首都是七言律詩詠的西湖上的
景圖書新鮮着實贊了一回收遞過去捧上飯
來一大盤稀爛的羊肉一盤糟鴨一大碗火腿
蝦圓雜膾又是一碗清湯雖是便飯却也這般
熱鬧馬二先生腹中尚飽因不好辜負了仙人

的意思又儘力的吃了一餐撒下家伙去洪憨仙道先生久享大名書坊敦請不歇今日因甚閒暇到這祠裏來求籤馬二先生道不瞞老先生說晚學今年在嘉興選了一部文章送了幾十金却爲一個朋友的事墊用去了如今來到此處雖住在書房裏却没有甚麼文章選寓處盤費已盡心裏納悶出來閒走走要在這仙祠裏求個籤問問可有發財機會誰想遇着老先生已經說破晚生心事這籤也不必求了洪憨

仙道發財也不難但大財須緩一步自今權且發個小財好麼馬二先生道只要發財那論大小只不知老先生是甚麼道理洪憨仙沈吟了一會說道也罷我如今將些須物件送與先生你拏到下處去試一試如果有效驗再來問我取討如不相干別作商議因走進房內床頭邊摸出一個包子來打開裏面有幾塊黑煤遞與馬二先生道你將這東西拏到下處燒起一爐火來取個罐子把他頓在上面看成些甚麼東

西再來和我說馬二先生接着別了憨仙回到下處晚間果然燒起一爐火來把罐子頓上那火支支的響了一陣取罐頃了出來竟是一錠細絲紋銀馬二先生喜出望外一連頃了六七罐倒出六七錠大紋銀馬二先生疑惑不知可用得當夜睡了次日清早上街到錢店裏去看錢店都說是十足紋銀隨即換了幾千錢擎回下處來馬二先生把錢收了赶到洪憨仙下處來謝憨仙已迎出門來道昨晚之事如何馬二

先生道果是仙家妙用如此這般告訴憨仙傾
出多少紋銀憨仙道早哩我這里還有些先生
再拏去試試又取出一個包子來比前有三四
倍送與馬二先生又留着吃過飯別了回來馬
二先生一連在下處住了六七日每日燒爐傾
銀子把那些黑煤都傾完了上戥子一秤足有
八九十兩重馬二先生歡喜無限一包一包收
在那里一日憨仙來請說話馬二先生走來憨
仙道先仙你是處州我是台州相近原要算桑

星今日有個客來拜我我和你要認作中表弟
兄將來自有一番交際斷不可悞馬二先生道
請問這位尊客是誰憨仙道便是這城裏胡尚
書家三公子名縝字密之尚書公遺下宦囊不
少這位公子却有錢癖思量多多益善要學我
這燒銀之法眼下可以拏出萬金來以爲爐火
葯物之費但此事須一居間之久先生大名他
是知道的況在書坊操選是有踪跡可尋的人
他更可以放心如今相會過訂了此事到七七

四十九日之後成了銀母凡一切銅錫之物點
着卽成黃金豈止數十百萬我是用他不着那
時告別還山先生得這銀母家道自此也可小
康了馬二先生見他這般神術有甚麼不信坐
在下處等了胡三公子來三公子同憨仙施禮
便請問馬二先生貴鄉貴姓憨仙道這是舍弟
各書坊所貼處州馬純上先生選三科墨程的
便是胡三公子改容相接施禮坐下三公子舉
眼一看見憨仙人物軒昂行李華麗四個長隨

輪流獻茶又有選家馬先生是至戚歡喜放心之極坐了一會去了次日熬仙同馬二先生坐轎子回拜胡府馬二先生又送予一部新選的墨卷三公子留着談了半日回到下處頃刻胡家管家來下請帖兩副一副寫洪太爺一副寫馬老爺帖子上是明日湖亭一卮小集候教胡縝拜訂持帖人說道家老爺拜上太爺席設在西湖花港御書樓旁園子裏請太爺和馬老爺明日早些熬仙收下帖子次日兩人坐轎來到

花港園門大開胡三公子先在那里等候兩席酒一本戲吃了一日馬二先生坐在席上想起前日獨自一個看着別人吃酒席今日恰好人請我也在這裏當下極豐盛的酒饌點心馬二先生用了一飽胡三公子約定三五日再請到家寫立合同央馬二先生居間然後打掃家裏花園以爲丹室先兌出一萬銀子託憨仙修製藥物請到丹室內住下三人說定到晚席散馬二先生坐轎竟回文瀚樓一連四天不見憨仙

有人來請便走去看他一進了門見那幾個長
隨不勝慌張問其所以慙仙病倒了症候甚重
醫生說脈息不好已是不肯下葯馬二先生大
驚急上樓進房內去看已是淹淹一息頭也抬
不起來馬二先生心好就在這里相伴晚間也
不回去挨過兩日多那慙仙壽數已盡斷氣身
亡那四個人慌了手脚寓處攜一攜只得四五
件紬緞衣服還當得幾兩銀子其餘一無所有
幾個箱子都是空的這幾個人也並非長隨是

一個兒子兩個姪兒一個女婿這時都說出來
馬二先生聽在肚裏替他着急此時棺材也不
夠買馬二先生有良心趕着下處去取了十兩
銀子來與他們料理兒子守着哭泣侄子上街
買棺材女婿無事同馬二先生到間壁茶館裏
談談馬二先生道你令岳是個活神仙今年活
了三百多歲怎麼忽然又死起來女婿道笑話
他老人家今年只得六十六歲那里有甚麼三
百歲想着他老人家也就是個不守本分慣弄

玄虛尋了錢又混用掉了而今落得這一個收場不瞞老先生說我們都是買賣人丟着生意同他做這虛頭事他而今直腳去了累我們討飯回鄉那里說起馬二先生道他老人家床頭間有那一包一包的黑煤燒起爐來一傾就是紋銀女壻道那里是甚麼黑煤那就是銀子用煤煤黑了的下了爐銀子本色就現出來了那原是個做出來哄人的用完了那些就沒的用了馬二先生道還有一說他若不是神仙怎

的在丁仙祠初見我的時候並不曾認得我就
知我姓馬女壻道你又差了他那日在片石居
扶乩出來看見你坐在書店看書書店問你尊
姓你說我就是書面上馬甚麼他聽了知道的
世間那里來的神仙馬二先生恍然大悟他原
來結交我是要借我騙胡三公子幸得胡家時
運高不得上算又想道他虧負了我甚麼我到
底該感激他當下回來候着他裝殮算還廟里
房錢叫脚子抬到清波門外厝着馬二先生備

個牲醴帑錢送到厝所看着用磚砌好了剩的銀子那四個人做盤程謝別去了馬二先生送殯回來依舊到城隍山吃茶忽見茶室傍邊添了一張小桌子一個少年坐著拆字那少年雖則瘦小却還有些精神却又古怪面前擺著字盤筆硯手里却拿著一本書看馬二先生心裏詫異假作要拆字走近前一看原來就是他新選的三科程墨持運馬二先生竟走到桌傍板檯上坐下那少年丟下文章問道是要拆字的

馬二先生道我走倒了借此坐坐那少年道請
坐我去取茶來卽向茶室裏開了一碗茶送在
馬二先生跟前陪着坐下馬二先生見他乖覺
問道長兄你貴姓可就是這本城人那少年又
看見他戴着方巾知道是學裏朋友便道晚生
姓匡不是本城人晚生在溫州府樂清縣住馬
二先生見他戴頂破帽身穿一件單布衣服甚
是藍縷因說道長兄你離家數百里來省做這
件道路這事是尋不出大錢來的連餬口也不

足你今年多少尊庚家下可有父母妻子我看
你這般勤學想也是個讀書人那少年道晚生
今年二十二歲還不曾娶過妻子家裏父母俱
存自小也上過幾年學因是家寒無力讀不成
了去年跟着一個賣柴的客人來省城在柴行
裏記賬不想客人消折了本錢不得回家我就
流落在此前日一個家鄉人來說我父親在家
有病于今不知個存亡是這般苦楚說着那眼
淚如豆子大掉子下來馬二先生着實惻然說

道你且不要傷心你尊諱尊字是甚麼那少年
收淚道晚生叫匡迴號超人還不曾請問先生
仙鄉貴姓馬二先生道這不必問你方纔看的
文章封面上馬純上就是我了匡超人聽了這
話慌忙作揖磕下頭去說道晚生真乃有眼不
識泰山馬二先生忙還了禮說道快不要如此
我和你萍水相逢斯文骨肉這拆字到晚也有
限了長兄何不收了同我到下處談談匡超人
道這個最好先生請坐等我把東西收了當下

將筆硯紙盤收了做一包背着同桌櫈寄在對門廟裏跟馬二先生到文瀚樓馬二先生到文樓開了房門坐下馬二先生問道長兄你此時心裏可還想着讀書上進還想着家去看看尊公麼匡超人見問這話又落下淚來道先生我現今衣食缺少還拏甚麼本錢想讀書上進這是不能的了只是父親在家患病我爲人子的不能回去奉侍禽獸也不如所以幾回自心裏恨極不如早尋一個死處馬二先生勸道快不

要如此只你一點孝思就是天地也感格的動了。你且坐下。我收拾飯與你吃。當下留他吃了晚飯。又問道。比如長兄。你如今要回家去。須得多少盤程。匡超人道。先生我那里還講多少。只這幾天水路搭船到了旱路上。我難道還想坐山轎不成。背了行李走。就是飯食少兩餐也罷。我只要到父親跟前死也瞑目。馬二先生道。這也使得。你今晚且在我這裡住一夜。慢慢商量。到晚馬二先生又問道。你當時讀過幾年書文。

章可曾成過篇匡超人道成過篇的馬二先生笑着向他說我如今大胆出個題目你做一篇我看看你筆下可望得進學這個使得麼匡超人道正要請教先生只是不通先生休笑馬二先生道說那里話我出一題你明日做說罷出了題送他在那邊睡次日馬二先生纔起來他文章已是停停當當送了過來馬二先生喜道又勤學又敏捷可敬可敬把那文章看了一遍道文章才氣是有只是理法欠些將文章按在

桌上拏筆點着從頭至尾講了許多虛實反正。吞吐含蓄之法與他他作揖謝了要去。馬二先生道：「休慌。你在此終不是個長策。我送你盤費回去。」匡超人道：「若蒙資助，只借出一兩銀子就好了。」馬二先生道：「不然。你這一到家也要些須有個本錢奉養父母。纔得有功夫讀書。我這裏竟拏十兩銀子與你。你回去做些生意。請醫生看你尊翁的病。當下開箱子取出十兩一封銀子。又尋了一件舊棉袄一雙鞋都遞與他。道這

銀子你拏家去這鞋和衣服恐怕路上冷早晚
穿穿匡超人接了衣裳銀子兩淚交流道蒙先
生這般相愛我匡迴何以爲報意欲拜爲盟兄
將來諸事還要照顧只是大胆不知長兄可肯
容納馬二先生大喜當下受了他兩拜又同他
拜了兩拜結爲兄弟畱他在樓上收拾菜蔬替
他餞行吃着向他說道賢弟你聽我說你如今
回去奉事父母總以文章舉業爲主人生世上
除了這事就沒有第二件可以出頭不要說算

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館作幕都不是個了局
只是有本事進了學中了舉人進士卽刻就榮
宗耀祖這就是孝經上所說的顯親揚名纔是
大孝自身也不得受苦古語道得好書中自有
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顏如玉而
今甚麼是書就是我們的文章選本了賢弟你
回去奉養父母總以做舉業爲主就是生意不
好奉養不周也不必介意總以做文章爲主那
害病的父親睡在床上沒有東西吃果然聽見

你念文章的聲氣他心花開了分明難過也好過分明那里疼也不疼了這便是曾子的養志假如時運不好終身不得中舉一個廩生是掙的來的到後來做任教官也替父母請一道封誥我是百無一能年紀又大了賢弟你少年英敏可細聽愚兄之言圖個日後宦途相見說罷又到自己書架上細細檢了幾部文章塞在他棉袄裏捲着說道這都是好的你拏去讀下匡超人依依不捨又急于要家去看父親只得洒

淚告辭馬二先生攜着手同他到城隍山舊下處取了鋪蓋又送他出清波門一直送到江船上看着上了船馬二先生辭別進城去了匡超人過了錢塘江要搭溫州的船看見一隻船正走着他就問可帶人船家道我們是撫院大人差上鄭老爹的船不帶人的匡超人背着行李正待走船窗裏一個白鬚老者道駕長單身客人帶着也罷了添着你買酒吃船家道既然老爹吩咐客人你上來罷把船撐到岸邊讓他下

了船匡超人放下行李向老爹作了揖看見艙裏三個人中間鄭老爹坐着他兒子坐在旁邊這邊坐着一外府的客人鄭老爹還了禮叫他坐下匡超人爲人乖巧在船上不拏強拏不動強動一口一聲只叫老爹那鄭老爹甚是歡喜有飯叫他同吃飯後行船無事鄭老爹說起而今人情澆薄讀書的人都不孝父母這溫州姓張的弟兄三個都是秀才兩個疑惑老子把家私偏了小兒子在家打吵吵的父親急了出首

到官他兩弟兄在府縣都用了錢倒替他父親做了假哀憐的呈子把這事銷了案牘得學裏一位老師爺持正不依詳了我們大人衙門大人准了差了我到溫州提這一千人犯去那客人道這一提了來審實府縣的老爺不都有碍鄭老爹道審出真情一總都是要參的匡超人聽見這話自心裏歎息有錢的不孝父母像我這窮人要孝父母又不能真乃不平之事過了兩日上岸起旱謝了鄭老爹鄭老爹飯錢一個

也不問他要他又謝了一路曉行夜宿來到白
己村庄望見家門只因這一番有分教敦倫修
行終受當事之知實至名歸反作終身之玷不
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馬二先生以一窮酸而能作慷慨丈夫事却
取償於洪憨仙作者於此點醒世人不少

儒林外史第十五回